

KAN BIAN HUA SU ZHEN QING

看变化 诉真情

宁波市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优秀征文选

● 主编 / 李浙杭 赵晓亮

百姓
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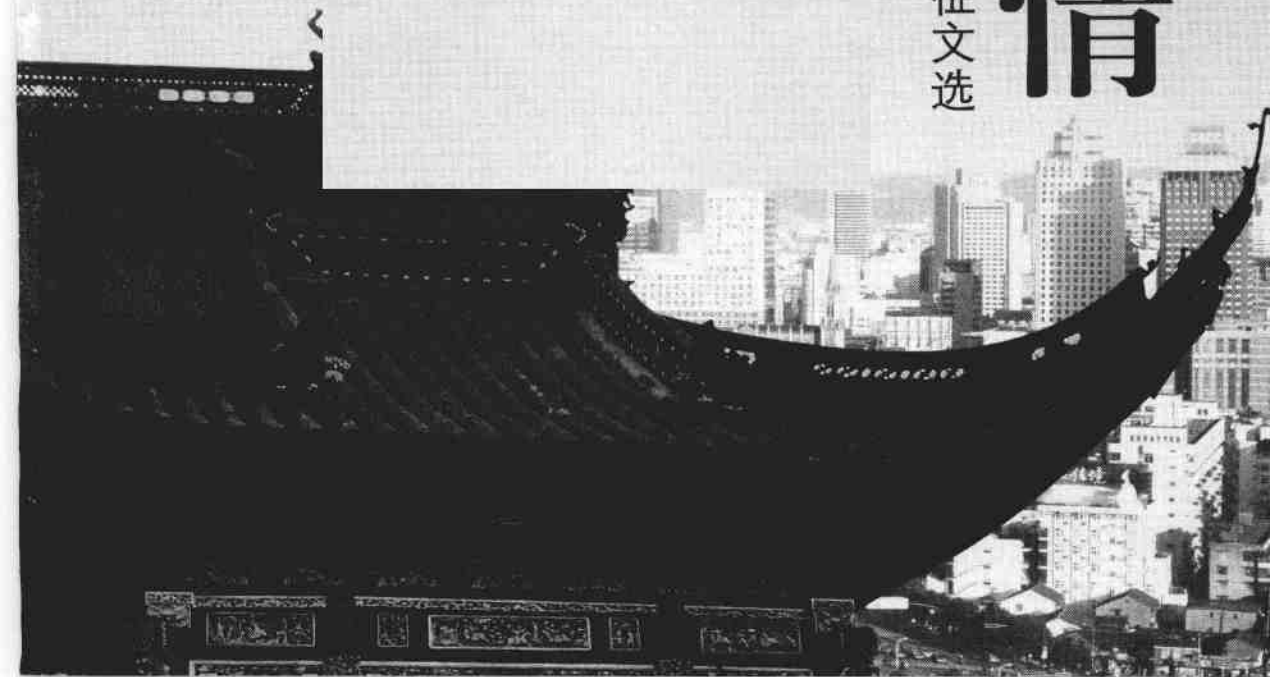
KAN BIAN HUA SU ZHEN QING

看变化·诉真情

宁波市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优秀征文选

● 主编 / 李浙杭 赵晓亨

百姓
视角





目录

contents



幸福花开

父亲与桥	薛贞炎 (2)
幸福像花儿开放	王 毅 (4)
去上海办嫁妆	方名列 (6)
五类地段(外一篇)	孙建宁 (8)
“皇粮国税”一朝免	崔海波 (11)
一把钥匙的故事	夏 庆 (13)
户口变脸	庄侃侃 (15)
小小旁听生	林美鼎 (17)
我的拼搏之路	黄建国 (19)
村里办起橡胶厂	周 雄 (21)
经商的日子	方锦康 (22)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汤礼春 (23)
“80后”成长录	伊 北 (25)
钱包的故事	崔 雨 (27)
父亲的第二青春	程立祥 (28)
忙碌的30年,精彩的30年	王祥华 (30)
中国制造	李兴海 (32)
两麻袋学费	彭忠富 (33)
这片美丽的土地	张丰伊 (35)
摩登放牛女	冉崇贤 (37)
结婚政审	钟志红 (39)
城乡恋爱	蒋 松 (41)
久别重逢	张贤衷 (43)
小城外国人	彭华强 (45)
小人书世界	周文华 (46)

压岁钱变迁	钟琼秋 (47)
抄书的年代	李其志 (49)
男人爱美	路 勇 (50)
发上风景线	杨文凭 (51)
母女的“六一”节	潘 方 (53)
接种现场记	袁 霞 (55)

■ 艺文春秋

三尺讲台	王亚萍 (58)
悦读时代	洪五福 (60)
从山路弯弯到“鼠标一点”	刘 颖 (62)
年画情结	代玉坤 (64)
电话往事	范崇山 (65)
电视故事	顾军宏 (68)
金婚照	赵倡文 (70)
不再爬格子	张文胜 (72)
蜡纸退休	陈慧燕 (74)
电话机的变迁	陈榴芳 (76)
露天电影半月鲜	谢良宏 (78)
书架“变形记”	吴鲁言 (80)
不再借耳朵	唐根弟 (82)
相机进化史	庄侃侃 (84)
花样翻新的乐器	黄茨娅 (86)
收藏歌词卡	章玉梅 (88)
从小喇叭到音乐手机	宋智慧 (89)
不一样的试卷	金春梅 (91)
济济一堂看电视	沧江鱼 (93)
手表变奏曲	一 诺 (95)

从算盘到电脑	旗 王 (97)
缤纷的影像	苏 南 (99)
外婆钟爱高科技	张 娟 (101)
钢笔的往事	高延萍 (102)
时钟滴答的幸福	高大华 (104)
排队轶事	郭登望 (105)
新三件, 旧三件, 新世纪又三件	易云燕等 (106)
全家总动员	马果叶 (109)
别了, 小豆豆	赵红雁 (111)
男人三宝	蒋 平 (112)

■ 冷暖人生

过年二三事	李浙杭 (114)
老妈买菜	董 刚 (116)
告别假领	杨 成 (118)
童年的零食和游戏	盛国英 (119)
我的喇叭裤	周文华 (121)
紧随时尚	冯定根 (123)
婚礼进行曲	朱 斌 (125)
组合毛衣	俞士强 (127)
小纽扣, 大变化	蒋 平 (128)
一只尼龙袜	戴自弦 (130)
照片里的服饰	小树叶 (132)
我们厂里的年轻人	周亚美 (133)
卖掉小猪买新衣	叶宏杰 (134)
感受内衣	陆剑英 (136)
军衣情	李笙清 (138)
裙舞飞扬	王凤英 (139)

走村串户卖棒冰	超 平 (141)
裁剪时光	张凌云 (143)
脚上风光	谢良宏 (145)
十四夜,吃糟羹	周瑞园 (147)
“炼”油经	许双利 (149)
喝水的故事	安佰明 (150)
又见玉米糊	赵 霞 (152)
不见炊烟	何群群 (153)
一块面包	赵年珍 (154)
浓情大排的美味(外一题)	叶宏杰 (156)
鸡尾酒	郑迦挥 (158)
豆腐情怀	周 斌 (159)
难忘土豆宴	陈连莲 (161)
华丽的农家菜	李 欣 (162)
吃零食	宋智慧 (163)
三代人的野菜情愫	刘 颖 (165)
夏日寻凉	杨霞波 (167)
父亲的饭量	薛海荣 (169)
票证时代	彭忠富 (171)
烧煤球的日子	金鸿梁 (173)

■ 时空飞跃

楼盘名称见和谐	徐春来 (176)
第一巨变是住房	江一羽 (179)
缤纷上学路	严文涛 (181)
从“望穿秋水”到“一课时”	崔佩芬 (183)
怀念灶堂	关 岛 (185)

老家的路	王逸明 (187)
涛声依旧，客船不再	陈荣飞 (189)
我的上海之行	吴鲁言 (191)
涓涓流水	陈柏林 (193)
去杭州，路漫漫	徐若涵 (194)
有爱就有家	邱智华 (196)
保存三十年的雨鞋	王国军 (198)
卫浴今昔	明 亚 (200)
回归自行车	邓 为 (202)
从浒山到宁波	黄 驾 (204)
路在变	高海龙 (205)
车轮滚滚	徐采云 (206)
三种交通工具	钟一凡 (208)
城乡往来	hz0904 (209)
清明祭扫成易事	张志军 (210)
书房变迁	凡 怡 (211)
四个子女五辆车	赵邦良 (213)
儿子出生时	炎 武 (214)
宿舍新面孔	茹含懿 (216)
洗澡岁月变奏记（外一篇）	陈振腾 (217)
换房记	黄建国 (219)
变迁的门声	赵柒斤 (221)
一只煤油炉	希 望 (222)
三次搬家	沈 磊 (224)
灶台淡出	庄侃侃 (226)
城市的眼睛	洪五福 (227)
获奖篇目	(229)
后 记	(230)



看变化，诉真情

第一辑 幸福花开

看变化，诉真情

父亲与桥

关键词：剪报、跨海大桥

◇薛贞炎

清晨，被一阵刺耳的铃声惊醒，抓起电话，耳畔传来了急促的声音：“阿大，新闻上说，杭州湾跨海大桥五一节就能通车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因为兴奋，语速特别快。我愣了几秒，才听出那是父亲。我眯着眼睛看了下闹钟，6点刚过。“老早就知道了，您一大早打电话就为了告诉我这个？”我有点不悦。“噢，你还在睡觉啊，那你继续吧。”父亲匆匆挂了电话。

合上双眼，却再无睡意。掐指一算，离开嘉兴来宁波工作已整整5年。来宁波的前一刻，母亲还在叨咕，女孩子家跑得有点远了。父亲不耐烦地摆摆手：“造跨海大桥了，以后到宁波就跟去杭州差不多时间。”

父亲来过宁波三次，第一次是陪我到单位报到。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宁波不错，宁波很美。

第二次来宁波，是父亲单位组织旅游，见



杭州湾跨海大桥，凝聚宁波的辉煌。

到我时激动地告诉我，他们参观了洪塘的都市农业园区，大家对这边的农业特色经济和农家乐赞叹不已。

前年弟弟考上宁波大学，父亲第三次来宁波。这次我打算带父亲到处转转。我提议去慈城，父亲不以为然，有啥好看的，肯定没有咱西塘好。我告诉他，慈城是跨海大桥进入宁波市内的第一站。言罢，父亲眼睛一亮，拉着我就走。

当看到跨海大桥南岸的连接线工程，父亲啧啧赞叹：连接线都这么宏伟，那桥该多壮观啊！路上，看到那些在建楼盘，父亲还不停地问我，因为大桥，这边地价是不是又涨了？晚上我们去了老外滩，父亲感慨，江北越来越漂亮了。

父亲嘱咐我，弟弟还是学生，以后有机会带他去看看那座桥，他是学土木工程的，以后选专业时就让他选路桥吧，那最实用了。

那一次，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父亲的大桥情结，他这么关注大桥，想来是因为他在桥这边，而他的一双儿女在桥的另一边吧。

今年春节回家，无意间在父亲书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扉页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嘉兴到宁波有多远”8个字，底下注明了我和弟弟去宁波的时间，以及在宁波的车程，里面贴满了剪报，内容都是关于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母亲告诉我，父亲这几年一直在收集关于跨海大桥的情况，前段时间居然特地跑去海盐看桥，

他还经常跟人讲桥的南岸（宁波江北）的变化，大桥要提前通车了，等等。

听着这些，我的鼻子有些发酸，记忆中，父亲一向严厉，不苟言笑。这几年父亲老了，越来越温情了，前几天还有一个劲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看看，而我却以“单位加班”答复他。

第二天早晨，我刚打开手机，突然跳出了11条新信息，一看全是父亲发来的。断断续续的内容，连起来是：“阿大，从小你就很独立、很有主见，我也不会对你说教。我们家住在水乡，早些年我开轮船经常带你们走南闯北，什么样的桥没见过，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居然会有这样一座跨海大桥，大桥两岸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如今，你们回家的路这么近，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我问你回不回来，除了想你，主要是想，大桥要通车了，你就可以看到这座桥了。我希望你的未来跟跨海大桥一样，有跨越式的发展……”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我不知道连“a、o、e”都念不准的父亲花了多少时间发了这些短信。总以为父亲文化不高，理论水平低，讲不出大道理。此刻才忽然醒悟，其实父亲对改革开放有着最朴素、最深刻的理解。

我决定5月2日一早就回家，从跨海大桥直奔嘉兴，我会记下沿途每一处的风景，然后回家告诉父亲。回宁波时，我会邀父亲同行，陪他一同体验和分享那一路的壮观与自豪。

小时候总觉得父亲是座山，长大了才慢慢发现，父亲其实是座桥……

看变化，
诉真情

幸福像花儿开放

关键词：统铺、糖票

◇王毅

上个世纪 70 年代，我们在嘉兴的一个小县城里生活，爱人在一所中学当孩子王，我在县文化馆跑龙套。说起来，两个大学生的工资收入够令人羡慕的，但生活质量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最令人难堪的是住房。那年头住房都由单位安排。爱人单位对她不薄，给安排楼上楼下，外加一个小院子，据说是学校里最好的一套房子。欢天喜地搬了进去，立即傻了眼——这幢楼有三家住户，每家之间只象征性地隔着薄薄的一层劣质板，板上还有大大小小的缝隙。我们家的床与隔壁家的床几乎并排放着，别说咳嗽，连对方翻个身都听得一清二楚，简直就是轮船上大统铺。我们就在这样的“统铺”上屏声静息过了 8 年。

说实话，受害最大的还是另外两家邻居，我的两个儿子小时候爱夜哭，尤其是老大，一哭就是半夜，只得抱着他楼上楼下跑，邻居也陪着“值夜班”。现在想想，人家真够宽宏大量了。

那时谁家日子都是紧巴巴的，女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如何用最少的钱过生活：用碎布拼成漂亮的枕头，过年时几家拼着买一个猪头做猪头糕，橘子皮绝对不会丢掉，攒起来晒干了卖钱。男人们则个个都是鲁班再世：我家的煤饼灶是自己砌的，浴缸是自己搭的，碗柜也是自己用碎木料拼成的。想想很惊奇，现在通个下水道还得叫 81890，当时怎么就会有那么多的能耐？爱人还有个特殊爱好——集聚粮票，省内粮票全国粮票兼收并蓄。她总是有忧患意识，小时候饿怕了，想积起来以后让孩子不再挨饿。从一结婚就开始这一伟大工程，竟然积了 400 多斤，装了满满一盒。

随着人才流动，我俩也蠢蠢欲动。运气很好，宁波文艺界正需要人，而我们刚好在省级

杂志上发表了六篇小说，竟被当作人才引进。爱人进了大学当教师，我则进了《宁波文艺》当编辑。这是1980年年底。

要搬家了。朋友们热心，为我们弄来了一辆大卡车装行李。谁知两个大学生，打拼了8年却没有攒下什么财产。除了衣服被褥，床是借公家的，柜子是借公家的，桌子是借公家的，连吃饭时坐的凳子也是借公家的。总务处长笑嘻嘻地拿着个本子来了，一丝不苟清点完毕，然后一声号令，让几个小伙子搬得一干二净。顿时，偌大的房子只剩下一条扁担。那年月，不作兴家政公司，就是有也没钱去请，挑个煤饼什么的都是亲历亲为，因此家家都备扁担，多年使用，倒也打磨

得锃亮。看着空空荡荡的大卡车觉得对不起它，于是，将两个儿子拉上车子的同时，随手将扁担也搭上了卡车。

这就是我俩当时带到宁波的全部财产——一根扁担，两个儿子。对啦，还得加上口袋里三百元的存款和四百来斤日后全部作废的宝贝粮票。

一晃，将近30年时光过去了。当年带着孩子坐在破卡车上，兴高采烈充满理想晃晃悠悠往宁波赶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今后的好日子会如此让人心旷神怡。现在，当我站在临江的阳台上悠闲地看着风景时，当我对着电脑与远在海外的儿子聊天时，当存款的数字噌噌噌往上蹿时，再想想当年那令人尴尬的“大统铺”，幸福怎能不像花儿一样开放呢？



幸福像花儿开放，生活比蜜还要甜！

看变化，诉真情

去上海办嫁妆

关键词：南京路、茴香豆式皮鞋

◇方名列

在整理抽屉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日记本，打开一看记录着 1983 年国庆节，我与未婚妻赴上海采购结婚用品的账目。

那个时候，宁波人好像都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在结婚之前，准新人必定要到上海去采购些嫁妆，诸如服装布料、床上用品、箱包鞋子、热水瓶、玻璃杯等等。在当时来说，新房里有上海商品的摆设，是很长面子的。也难怪，当时有些商品在宁波根本买不到。好在咱宁波人上海亲戚多，再说宁波离上海也不太远，来去还算方便。

日记本上记录着：在南京路的上海照相馆拍了套婚纱照，在淮海路上的一家服装店买了男女西装各一套，在中百一店、十店买了只粉红色的床罩、两对枕套，两条尼龙被面，买了两双被上海人称之为茴香豆式的皮鞋，在其他商店买了只当时来说很流行的气压热水瓶、两只铁壳热水瓶、一套红白拉丝茶杯、一只红色滑轮箱，扯了些布料、窗帘……再加上亲朋好友要求代买的东西，大大小小的账目竟记了 5 页纸。

时光荏苒，一晃就是 20 多年。在这段时间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宁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建的第二百货商店、华联商厦、银泰百货、新江厦商城、金光百货、天一广场等时尚的购物场所，装潢豪华，商品琳琅满目，过去只有在上海买得到的商品。现在在自家门口一样能够买到。

外甥女今年刚结婚，外甥女婿穿的西装就是在银泰百货买的，外甥女穿的时装也都是在

宁波各大商场买的，婚纱照是在号称宁波婚纱摄影一条街上的镇明路拍的，各种生活用品诸如家用电器、床上用品、家具餐具、鞋子毛衣、落地窗帘等等，统统在宁波购买的。

当初外甥女办嫁妆的时候，我曾问她，“到上海办嫁妆？”外甥女却

笑着说，舅舅，你的思想还停留在你那个年代，现在只要有钱，嫁妆不出宁波全可搞定，既方便又时尚。

是啊！不知不觉中，到上海采购嫁妆早就成了历史。

我想，这也是改革开放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吧！



昔日的繁华已成记忆，今日的宁波变得更加富饶！

五类地段（外一篇）

关键词：老东站、民安路、科技园区

◇孙建宁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家居住在靠近现在的江东宁穿路与曙光路交汇处的老汽车东站附近。那时，此地纯属城乡结合部，按现在的标准，大约只能算是五类地段。

记忆里原先那条不能称之为“路”的路是一条狭窄的且两边长满半人多高杂草的沙石土路，卡车经过时便会扬起一阵灰尘。

当时，我在天封塔附近的一所中学念初中，每天上下学必须在江东与海曙之间来回，基本上要搭乘公交车。我乘坐的是8路公交车，经过大河路站（现在中山东路的一段），再步行10多分钟才能到家。

印象中，昔日的大河路路况不好。一边临街，另一边靠河。街面一侧是一排木结构的低矮破旧的两层老房子，沿河对岸能看到许多小船儿在水上穿梭着，大河路上车来人往，既像水乡又似城镇。当汽车行驶在这并不宽敞且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活像一头笨重的老牛，一路颠簸。

那时，连接江东和海曙的重任主要由灵桥担当，除此之外，便是早已在人们记忆中消失的第一副食品商店对面的过江渡轮。偶然回家，我也会选择摆渡，渡轮发动机发出“哒哒哒”的响声，缓缓行驶在江面上的情景，让我至今颇为怀念。

我家虽原属居民户，可毗邻我家的住宅区后面，却有一大片种植毛豆的田地，居民们进出楼房的通道只有一条由田埂踩踏出来的土路，倘若碰上下雨天，鞋子、裤腿则被泥浆溅得面目全非。我曾在这条土坎上摔倒过两次呢，其中一次还造成左脚小趾骨折。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这条土路终于建成了一条水泥路，周围还盖起了许多住宅，建起了菜市场、医院等。一晃到了90年代，

这里早已成了热门的三类地段。因市政规划，我家的房子前要修建一条宽敞的大马路，于是我家又一次搬迁到五类地段。

1995年，当我第一次来到当时的民安小区时，还差点迷路。因为要从江东北路穿过柴家漕然后七拐八拐才能到家，因此曾经的民安小区还被我们戏称过“台湾岛”呢。90年代末，民安小区门口终于建起了横贯东西双向四车道的民安路，有了这条通道，我们进出小区方便快捷多了。

2005年9月，我自己的家搬到了科技园区。我想，若干年以后，这里一定会被建设得更加美好。随着宁波对外形象的不断提升，随着城市东扩的进一步加快，随着高速公路网络的建成贯通，作为一名宁波人，我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自豪！

老墙门走出大学生

关键词：独木桥、敲锣打鼓报喜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

当时，我住在东门口一带的小巷子里。30年间，斗转星移，老街周边早已嬗变成繁华的商贸中心——天一广场。但是，留在记忆里的老屋，以及与老屋有关联的一些事情，像放电影一般偶然还会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记忆中，我居住的那个简陋的大

墙门，有点像老电影《七十二家房客》里的大院子，零乱，喧哗，于是，那条小巷也被大家戏称为“穷街”。然而穷街里的人人穷志不穷。

还记得恢复高考后，大杂院里的邻居大强，作为家中乃至整个墙门里看好的“秀才”，心中一直装着考大学这桩“头等大事”。想当年考大学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真正能考上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大强学习非常用功，无论是寒风凛冽的冬日，还是酷暑炎炎的夏天，在一盏8瓦节能灯下，或是墙门外路灯下，都会出现大强苦读钻研的身影。

一分耕耘带来一分收获。1979年8月底，一个晴朗的下午，湛蓝的天空，时间定格在4点钟左右，只见大汗淋漓的大强急切地从外直奔墙门里来，手里还高举着一封信，身后跟着几位敲锣打鼓的学生，以及一名女教师。此刻，大强因兴奋而略显口吃地向大家报告喜讯：“我、我，我被录取了，被浙江水产学院录取了，我考上了大学、大学了！”

此刻，平日依靠在家编织渔网换点小钱补贴家用的大强妈妈，也听到了外面敲锣打鼓的声响，跑出来观望。当听到是自家大儿子考进了大学，一瞬间，激动的泪水情不自禁地从她那张黧黑瘦弱且带有几分憔悴的脸上淌了下来。这不经意的情景同样悄然地感染着在场的人们。

此刻，随行而来的大强的班主任也颇有同感，她一边用手指扶了扶近视镜

架，一边欣喜地告诉大家，大强是学校这一届惟一考上大学的学生，为学校争了光！而我们这些街坊邻居也都为成了大学生的邻居而感到高兴。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强都会被家长拿来做典型，教育自家孩子务必如此这般好好学习，把考上理想大学作为人生最大的目标。

庆幸的是，在我们这条“穷街”走出来的孩子都比较争气。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

考上全日制院校的人还真不少。1983年7月，大强的弟弟小虎考取了浙江工学院机械系；同年，李家小女儿考上复旦大学法律系；几年后，张家二女儿被合肥工业大学录取；黄家独子上了北大；何家小三去念了军校……

时光荏苒，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高校不断扩招，考进大学再不是什么稀奇事，尊重人才已成常识。我深信：再经过30年，我们国家必将更加繁荣富强。

看变化，诉真情